

一中旁边那条港

燕南 2018.3.1



每天走路，总要经过小径旁这些不起眼的浆果树丛。它们让我想起当年一中（龙海旧一中）后面的“港口”。那个时候有港，而且港里有水，并可以饮用、游泳、洗衣。记得当年“劳卫制”的要求之一是游 25 米。我在一位同学的鼓励下和帮助下（他游在我身旁保护我）勉强过关，就在一中校园后面的这条港湾里。

这条港还可以钓鱼。但流水急，我的钓具和技术都不行。所以我的活动范围只限于石码镇四周的星罗棋布的池塘。有一次套到一只水鸭，我吓得扔下鱼竿带弟弟跑了。另外一次是钓到一条鳗鱼。我以为钓到蛇，吓得又把鱼竿仍了。还好我的童年朋友洪水波见多识广，他把它捡起来，还朝它头上吐唾液，说这样可以让它多活一会儿。

岸上还长有很高的浆果树。树枝蜿蜒伸出到水面。我和水波就爬到树干上。（燕北还小，留在岸上干瞪眼。）爬树可是我的专长。再高再险的树我都敢上。“消灭四害”打麻雀的时候，我们班级到乡下一家大屋去掏鸟蛋。长长的梯子（梯子接梯子）是大同学扛的，但上梯上屋一般是我（因为我体重轻，瓦片踩不碎）和另外一位同学郭观水（他正在争取入团）。话说就在这颗浆果树上，水波手没抓紧，头朝下一把掉了下来。幸好，他的双脚钩到树干，人像钟摆晃了几下，挂住了。

童年的时候，我和水波和弟弟一起历险的日子是很多的。有一次在我们家后面的“后港”的闸门口玩水（是的，那个时候的“后港”也是活水港）。水的深度和宽度就二三米，我以为我可以把弟弟载过去。就让他伏在我背上。谁知一游出去我们兄弟俩马上沉下水，而且都散了。慌乱之中我挥动几下，踩到实地。回头看弟弟，他竟然也踩到实地。到了文革，我们兄弟俩常常在满潮的时候去九龙江游水，从石码游到对岸再回来。有一次我们索性顺潮沿江而上，游到离石码五里路外的“港仔尾”，上岸去找熟人“沙仑”。看到只穿短裤头的我们，他脸色煞白，以为我们是武斗逃难来的。

回顾童年，最大的冒险是一次我们三人去外婆家附近的一家“灰窑”玩。“灰窑”是把贝壳、蚶仔壳烧成灰的地方。主人跟我们是亲戚，因此我们常去窑洞旁的花园玩。出入花园必须通过窑洞所在的房间。那一天我们玩完想离开，却发现窑洞已经点火了。我们想都没想，打开房门，在窒息的浓雾中摸索着冲出去。那一天我们三个小孩没有熏倒在里面真是幸运。长大后想起这些冒险经历，心有馀悸，却也有点得意：从小到大我似乎沾过百毒，因此长大后不论食物或药物，我从来没有过敏过。